

溫

熱

經

緯

卷三

溫熱經緯卷三

海甯王士雄孟英纂

曹州楊照藜素園

評

烏程汪曰楨謝城

錢塘許蘭身芷卿參

葉香巖外感溫熱篇

章虛谷曰仲景論六經外感止有風寒暑溼之邪論溫病由伏氣所發而不及外感或因書有殘闕皆未可知後人因而穿鑿附會以大青龍越脾等湯證治爲溫病而不知其實治風寒化熱之證也其所云太陽病發熱

而渴爲溫病是少陰伏邪出於太陽以其熱從內發故
渴而不惡寒若外感溫病初起却有微惡寒者以風邪
在表也亦不渴以內無熱也似傷寒而實非傷寒如辨
別不清多致誤治因不悟仲景理法故也蓋風爲百病
之長而無定體如天時寒冷則風從寒化而成傷寒溫
暎則風從熱化而爲溫病以其同爲外感故證狀相似
而邪之寒熱不同治法迥異豈可混哉二千年來紛紛
議論不能剖析明白我朝葉天士始辨其源流明其
變化不獨爲後學指南而實補仲景之殘闕厥功大矣
爰釋其義以便覽焉

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肺主氣屬衛心主血屬營辨營衛氣血雖與傷寒同若論治法則與傷寒大異也

華岫雲曰邪從口鼻而入故曰上受但春溫冬時伏寒藏於少陰遇春時溫氣而發非必上受之邪也則此所論溫邪乃是風溫溼溫之由於外感者也

吳鞠通曰溫病由口鼻而入自上而下鼻通於肺肺者皮毛之合也經云皮應天爲萬物之大表天屬金人之肺亦屬金溫者火之氣風者火之母火未有不克金者故病始於此

諸邪傷人風爲領袖故稱百病之長卽隨寒熱溫涼之

氣變化爲病故經言其善行而數變也身半以上天氣主之爲陽身半以下地氣主之爲陰風從寒化屬陰故先受於足經風從熱化屬陽故先受於手經所以言溫邪上受首先犯肺者由衛分而入肺經也以衛氣通肺營氣通心而邪自衛入營故逆傳心包也內經言心爲一身之大主而不受邪受邪則神去而死凡言邪之在心者皆心之包絡受之蓋包絡爲心之衣也心屬火肺屬金火本克金而肺邪反傳於心故曰逆傳也風寒先受於足經當用辛溫發汗風溫先受於手經宜用辛涼解表上下部異寒溫不同故治法大異此傷寒與溫病

其初感與傳變皆不同也

不標姓氏者皆章氏原釋

雄按難經從所勝來者為微邪章氏引為逆傳心包解

誤矣蓋溫邪始從上受病在衛分得從外解則不傳矣

第四章云不從外解必致裏結是由上焦氣分以及中

下二焦者為順傳惟包絡上居膈中邪不外解又不下

行易於襲入是以內陷營分者為逆傳也然則溫病之

順傳天士雖未點出

楊云肺與心相通故肺熱最易入心天士有見於此故未言順傳而

先言逆傳也

而細繹其議論則以邪從氣分下行為順邪入

營分內陷為逆也

楊云二語最精確汪按既從氣分下行為順是必非升提所宜矣俗醫輒

云防其內陷妄用升提不知此內陷乃邪入營分非真氣下陷可比

苟無其順何以為逆

章氏不能深究而以生克爲解既乖本旨又悖經文豈

越人之書竟未讀耶

蓋傷寒之邪留戀在表然後化熱入裏溫邪則熱變

雄按唐本

作化

最速未傳心包邪尙在肺肺主氣其合皮毛

唐本作肺合皮

熱

毛而故云在表

唐本無此二字

初用辛涼

何以首節章釋改辛平今訂正之

輕劑挾風則加入

唐本無則入二字

薄荷牛蒡之屬挾溼加蘆根

滑石之流或透風於熱外或滲溼於熱下不與熱相搏勢

必孤矣

傷寒邪在太陽必惡寒甚其身熱者陽鬱不伸之故而

邪未化熱也傳至陽明其邪化熱則不惡寒始可用涼

解之法若有一分惡寒仍當溫散蓋以寒邪陰凝故須
麻桂猛劑若溫邪爲陽則宜輕散倘重劑大汗而傷津
液反化燥火則難治矣始初解表用辛涼須避寒凝之
品恐遏其邪反不易解也或遇陰雨連綿溼氣感於皮
毛須解其表溼使熱外透易解否則溼閉其熱而內侵
病必重矣其挾內溼者清熱必兼滲化之法不使溼熱
相搏則易解也

暑參
拙意

不爾風挾溫熱而燥生清竅必乾謂水主之氣不能上榮
兩陽相劫也溼與溫合蒸鬱而蒙蔽於上清竅爲之壅塞

濁邪害清也其病有類傷寒其

唐本無
此字

驗之之法傷寒多

有變證溫熱雖久在一經不移以此為辨唐本作總在一經為辨章本一作

而少傳變為辨較妥

胃中水穀由陽氣化生津液故陽虛而寒者無津液上升停飲於胃遏其陽氣亦無津液上升而皆燥渴仲景已備論之此言風熱兩陽邪劫其津液而成燥渴其因各不同則治法迥異也至風雨霧露之邪受於上焦與溫邪蒸鬱上蒙清竅如仲景所云頭中寒溼頭痛鼻塞納藥鼻中一條雖與溫邪蒙蔽相同又有寒熱不同也傷寒先受於足經足經脈長而多傳變溫邪先受於手經手經脈短故少傳變是溫病傷寒之不同皆有可辨

也

雄按右第一章統言風温溼温與傷寒證治之不同而章氏分三節以釋之也

前言辛涼散風甘淡驅溼若病仍不解是漸欲入營也營

分受熱則血液受章本作被劫心神不安夜甚無寐或斑點隱

隱即撤去氣藥如從風熱陷入者用犀角竹葉之屬如從

溼熱陷入者唐本者下有用字犀角花露之品參入涼血清熱方

中若加煩躁大便不通金汁亦可加入老年或平素有寒

者以人中黃代之急急唐本作速透斑為要

熱入於營舌色必絳風熱無溼者舌無苔或有苔亦薄

或

也熱兼溼者必有濁苔而多痰也然溼在表分者亦無

苔雄按亦有薄苔亦其脈浮部必細澀也此論先生口授及門以

吳人氣質薄弱故用藥多輕淡是因地制宜之法與仲

景之理法同而方藥不同或不明其理法而但仿用輕

淡之藥是效顰也或以吳又可為宗者又謂葉法輕

淡如兒戲不可用是皆坐井論天者也雄按又可亦是吳人

雄按仲景論傷寒又可論疫證麻桂達原不嫌峻猛此

論溫病僅宜輕解况本條所列乃上焦之治藥重則過

病所吳茱山云凡氣中有熱者當行清涼薄劑吳鞠通

亦云治上焦如羽非輕不舉也觀後章論中下焦之治

何嘗不用白虎承氣等法乎章氏未深探討曲爲蓋護
毋乃視河海爲不足而欲以淚益之耶華岫雲嘗云或
疑此法僅可治南方柔弱之軀不能治北方剛勁之質
余謂不然其用藥有極輕清極平淡者取效更捷苟能
悟其理則藥味分量或可權衡輕重至於治法則不可
移易蓋先生立法之所在卽理之所在不遵其法則治
不循理矣南北之人強弱雖殊感病之由則一也其補
瀉溫涼豈可廢繩墨而出範圍之外乎况姑蘇商旅雲
集所治豈皆吳地之人哉不必因其輕淡而疑之也又
葉氏景岳發揮云西北人亦有弱者東南人亦有強者

不可執一而論故醫者必先議病而後議藥上焦溫證
治必輕清此一定不易之理法天士獨得之心傳不必
章氏曲爲遮飾也

汪按急急透斑不過涼血清熱解毒俗醫必以胡荽浮
萍櫻桃核西河柳爲透法大謬

若斑出熱不解者胃津亡也主以甘寒重則如玉女煎

唐本

無如輕則如梨皮蔗漿之類或其人腎水素虧雖未及下

焦唐本雖上先自徬徨矣唐本作每多必驗之於舌唐本

有此如甘寒之中加入鹹寒務在先安未受邪之地恐其

陷入易易唐本無耳此二字

尤拙吾曰蘆根梨汁蔗漿之屬味甘涼而性濡潤能使
肌熱除而風自息卽內經風淫于內治以甘寒之旨也
斑出則邪已透發理當退熱其熱仍不解故知其胃津
亡水不濟火當以甘寒生津若腎水虧者熱尤難退故
必加鹹寒如元參知母阿膠龜版之類所謂壯水之主
以制陽光也如仲景之治少陰傷寒邪本在經必用附
子溫臟卽是先安未受邪之地恐其陷入也熱邪用鹹
寒滋水寒邪用鹹熱助火藥不同而理法一也驗舌之
法詳後

雄按此雖先生口授及門之論然言簡義該不可輕移

一字本條主以甘寒重則如玉女煎者言如玉女煎之
石膏地黃同用以清未盡之熱而救已亡之液以上文
曾言邪已入營故變白虎加人參法而爲白虎加地黃
法

楊云慧心明
眼絕世聰明

不曰白虎加地黃而曰如玉女煎者以

簡捷爲言耳唐本刪一如字徑作重則玉女煎是印定

爲玉女煎之原方矣鞠通虛谷因而襲誤豈知胃液雖
亡身熱未退熟地牛膝安可投乎余治此證立案必先
正名曰白虎加地黃湯斯爲清氣血兩燔之正法至必
驗之於舌乃治溫熱之要旨故先發之於此而後文乃
詳言之唐氏於必上加一此字則驗舌之法似僅指此

條言者可見一言半語之間未可輕爲增損也

汪按此條辨析

甚當心細如髮斯能膽大於身也

若其邪始終在氣分流連者可冀其戰汗透邪法宜益胃

令邪與汗併熱達腠開邪從汗出解後胃氣空虛當膚冷

一晝夜待氣還自溫暝如常矣蓋戰汗而解邪退正虛陽

從汗泄故漸膚冷未必即成脫證此時宜令病者

唐本無此三字

安舒靜臥以養陽氣來復旁人切勿驚惶頻頻呼喚擾其

元神

唐本作氣

使其煩躁

唐本無此句

但診其脈若虛軟和緩雖倦

臥不語汗出膚冷卻非脫證若脈急疾躁擾不臥膚冷汗

出便爲氣脫之證矣

楊云辨證精悉

更有邪盛正虛不能一戰而

解停一二日再戰汗而愈者不可不知

魏桺洲曰脈象忽然雙伏或單伏而四肢厥冷或爪甲青紫欲戰汗也宜熟記之

邪在氣分可冀戰汗法宜益胃者以汗由胃中水穀之氣所化水穀氣旺與邪相併而化汗邪與汗俱出矣故仲景用桂枝湯治風傷衛服湯後令啜稀粥以助出汗若胃虛而發戰邪不能出反從內入也故要在辨邪之淺深若邪已入內而助胃是助邪反害矣故如風寒溫熱之邪初在表者可用助胃以托邪若暑疫等邪初受即在膜原而當胃日無助胃之法可施雖虛人亦必先

用開達若誤補其害匪輕也戰解後膚冷復溫亦不可驟進補藥恐餘邪未淨復熾也至氣脫之證尤當細辨若脈急疾躁擾不臥而身熱無汗者此邪正相爭吉凶判在此際如其正能勝邪卻卽汗出身涼脈靜安臥矣儻汗出膚冷而脈反急疾躁擾不安卽爲氣脫之候或汗已出而身仍熱其脈急疾而煩躁者此正不勝邪卽內經所云陰陽交者死也

雄按右第二章以心肺同居膈上溫邪不從外解易於逆傳故首節言內陷之治次明救液之法末言不傳營者可以戰汗而解也第邪旣始終流連氣分豈可但以

初在表者爲釋蓋章氏疑益胃爲補益胃氣故未能盡
合題旨夫溫熱之邪迥異風寒其感人也自口鼻入先
犯於肺不從外解則裏結而順傳於胃胃爲陽土宜降
宜通所謂腑以通爲補也故下章卽有分消走泄以開
戰汗之門戶云云可見益胃者在疏瀹其樞機灌溉湯

水俾邪氣鬆達與汗偕行則一戰可以成功也

楊云此與章注

均有至理不可偏廢學者兼觀并識而於臨證時擇宜而用之則善矣

卽暑疫之邪在膜

原者治必使其邪熱潰散直待將戰之時始令多飲米
湯或白湯以助其作汗之資審如章氏之言則疫證無
戰汗之解矣且戰汗在六七朝或旬餘者居多豈竟未

之見耶若待補益而始戰解者間亦有之以其正氣素弱耳然亦必非初在表之候也

再論氣病有不傳血分而邪留三焦亦如

唐本作猶之

傷寒中

少陽病也彼則和解表裏之半此則分消上下之勢隨證

變法如近時杏朴芩等類或如溫膽湯

九十

之走泄因其

仍在氣分猶可望其

唐本作猶有

戰汗之門戶轉瘧之機括

唐本

有也

沈堯封曰邪氣中人所入之道不一風寒由皮毛而入

故自外漸及於裏溫熱由口鼻而入伏於脾胃之膜原

與胃至近故邪氣向外則由太陽少陽轉出邪氣向裏

則徑入陽明

經言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而皮毛爲肺之合故肺經之邪不入營而傳心包卽傳於三焦其與傷寒之由太陽傳陽明者不同傷寒傳陽明寒邪化熱卽用白虎等法以陽明陽氣最盛故也凡表裏之氣莫不由三焦升降出入而水道由三焦而行故邪初入三焦或胸脅滿悶或小便不利此當展其氣機雖溫邪不可用寒涼遏之如杏朴溫膽之類辛平甘苦以利升降而轉氣機開戰汗之門戶爲化瘧之丹頭此中妙理非先生不能道出以啟後學之性靈也不明此理一聞溫病之名

卽亂投寒涼反使表邪內閉其熱更甚於是愈治而病愈重至死而不悟其所以然良可慨也

雄按章氏此釋於理頗通然於病情尙有未協也其所云分消上下之勢者以杏仁開上厚朴宣中茯苓導下似指溼溫或其人素有痰飲者而言故溫膽湯亦可用也

楊云此釋精確勝章注遠甚

試以指南溫溼各案參之自見若風

溫流連氣分下文已云到氣纔可清氣所謂清氣者但宜展氣化以輕清如梔芩藁葦等味是也雖不可遽用寒滯之藥而厚朴茯苓亦爲禁劑彼一聞溫病卽亂投

寒涼固屬可慨

汪按今人畏涼藥并輕清涼解每多疑慮至溫補升燥則恣用無忌實此等醫

人階之厲也 而不辨其有無溼滯槩用枳朴亦豈無遺憾乎

至轉瘧之機括一言原指氣機通達病乃化瘧則為邪

殺也從此迎而導之病自漸愈奈近日市醫既不知溫

熱為何病柴葛羌防隨手浪用且告病家曰須服幾劑

柴胡提而為瘧庶無變端病家聞之無不樂從雖至危

殆猶曰提瘧不成病是犯真故病家死而無怨醫者誤

而不悔彼此夢夢亦可慨也夫 汪按此辨尤精當明析切中時弊

又按五種傷寒惟感寒即病者為正傷寒乃寒邪由表

而受治以溫散尤必佐以甘草薑棗之類俾助中氣以

托邪外出亦杜外邪而不使內入倘邪在半表半裏之

界者治宜和解可使轉而爲瘧其所感之風寒較輕而入於少陽之經者不爲傷寒則爲正瘧脈象必弦皆以小柴胡湯爲主方設冬傷於寒而不卽病則爲春溫夏熱之證其較輕者則爲溫瘧瘧軒岐仲景皆有明訓何嘗槩以小柴胡湯治之耶若感受風溫溼溫暑熱之邪者重則爲時感輕則爲時瘧而溫熱暑溼諸感證之邪氣流連者治之得法亦可使之轉瘧而出統而論之則傷寒有五瘧亦有五蓋有一氣之感證卽有一氣之瘧疾不過重輕之別耳今世溫熱多而傷寒少故瘧亦時瘧多而正瘧少溫熱暑溼旣不可以正傷寒法治之

時瘧豈可以正瘧法治之哉其問二日而作者正瘧有
之時瘧亦有之名曰三陰瘧以邪入三陰之經也不可
誤解爲必屬陰寒之病醫者不知五氣皆能爲瘧顛預
施治罕切病情故世人患瘧多有變證或至纏綿歲月
以致俗人有瘧無正治疑爲鬼祟等說然以徐洄溪魏
玉橫之學識尙不知此况其他乎惟葉氏精於溫熱暑
溼諸感故其治瘧也一以貫之余師其意治瘧尠難愈
之證曩陳仰山封翁詢余曰君何治瘧之神哉殆別有
祕授也余謂何祕之有第不惑於昔人之謬論而辨其
爲風溫爲溼溫爲暑熱爲伏邪仍以時感法清其源耳

近楊素園大令重刻余案評云案中所載多溫瘧暑瘧
故治多涼解但溫瘧暑瘧雖宜涼解尤當辨其邪之在
氣在營也繆仲淳善治暑瘧而用當歸牛膝鼈甲首烏
等血分藥於陽明證中亦屬非法若溼溫爲瘧與暑邪
挾溼之瘧其溼邪尙未全從熱化者極要留意况時瘧
之外更有瘀血頑痰陽維爲病等證皆有寒熱如瘧之
象最宜諦審案中諸治畧備閱者還須於涼解諸法中
縷析其同異焉

大凡看法衛之後方言氣營之後方言血在衛汗之可也

到氣纔可唐本作宜清氣入營唐本作入營分猶可透熱轉氣唐本作仍

轉氣分而解如犀角元參羚羊角等物唐本有是入血唐本作

血就唐本作則恐耗血動血直須涼血散血如生地丹皮阿膠

赤芍等物唐本有是否則唐本無不循緩急之

法慮其動手便錯唐本有反致慌張矣唐本無

仲景辨六經證治於一經中皆有表裏淺深之分溫邪

雖與傷寒不同其始皆由營衛故先生於營衛中又分

氣血之淺深精細極矣凡溫病初感發熱而微惡寒者

邪在衛分不惡寒而惡熱小便色黃已入氣分矣若脈

數舌絳邪入營分若舌深絳煩擾不寐或夜有讖語已

入血分矣邪在衛分汗之宜辛涼輕解雄按首章本文云初用辛涼輕

劑華岫雲注此條云辛涼開肺便是汗劑章氏注此清
云宜辛平表散不可用涼何謬妄乃爾今特正之

氣熱不可寒滯反使邪不外達而內閉則病重矣故雖
入營猶可開達轉出氣分而解倘不如此細辨施治動
手便錯矣故先生爲傳仲景之道脈迴非諸家之立言

所能及也

雄按誠如君言何以屢屢
擅改初用辛涼之文乎

雄按外感溫病如此看法風寒諸感無不皆然此古人

未達之旨近惟王清任知之若伏氣溫病自裏出表乃

先從血分而後達於氣分

芷卿云論伏氣之治精識直
過前人然金針雖度其如粗

工之龔
曠何

故起病之初往往舌潤而無苔垢但察其脈與

而或弦或微數口未渴而心煩惡熱卽宜投以清解營

陰之藥迨邪從氣分而化苔始漸平然後再清其氣分
可也伏邪重者初起卽舌絳咽乾甚有肢冷脈伏之假
象亟宜大清陰分伏邪繼必厚膩黃濁之苔漸生此伏
邪與新邪先後不同處更有邪伏深沈不能一齊外出
者雖治之得法而苔退舌淡之後踰一二日舌復乾絳
苔復黃燥正如抽蕉剝繭層出不窮不比外感溫邪由
衛及氣自營而血也

楊云閱歷有得之言故語
語精實學者所當領悉也

秋月伏

暑證輕淺者邪伏膜原深沈者亦多如此苟閱歷不多

未必知其曲折乃爾也附識以告畱心醫學者

余醫案中凡先

治血分後治氣分者皆伏氣病也雖未點明讀者當自得之

且吾吳溼邪害人最廣。唐本作多如面色白者須要顧其陽氣。

溼勝則陽微也。法應清涼。唐本法上有如字然唐本作用到十分之六

七即不可過於寒。唐本無此二字涼恐成功反棄。何以故耶。唐本無此

二句有益溼熱一去陽亦衰微也。而色蒼者須要顧其津

液清涼到十分之六七。往往熱減身寒者不可就。唐本作便云

虛寒而投補劑恐鑪煙雖息灰中有火也。須細察精詳方

少少與之。慎不可直率。唐本作漫然而往唐本作進也。又有酒客裏

溼素盛外邪入裏裏溼為合。唐本作與之相搏在陽旺之軀胃溼

恆多在陰盛之體脾溼亦不少。然其化熱則一熱病救陰

猶易通陽最難救陰不在。唐本有補字血而在津與汗。唐本作養津與

測汗

通陽不在溫而在利小便然

唐本無此字

較之雜證則

唐本無此

有不同也

六氣之邪有陰陽不同其傷人也又隨人身之陰陽強弱變化而為病面白陽虛之人其體豐者本多痰溼若受寒溼之邪非薑附參苓不能去若溼熱亦必黏滯難解須通陽氣以化溼若過涼則溼閉而陽更困矣面蒼陰虛之人其形瘦者內火易動溼從熱化反傷津液與陽虛治法正相反也胃溼脾溼雖化熱則一而治法有陰陽不同如仲景云身黃如橘子色而鮮明者此陽黃胃溼用茵陳蒿湯七十其云色如熏黃而沈晦者此陰黃

脾溼用梔子槧皮湯六或後世之二妙散三十亦可救

陰在養津通陽在利小便發古未發之至理也測汗者

測之以審津液之存亡氣機之通塞也雄按熱勝於溼則黃如橘子色

而鮮明溼勝於熱則色沈晦而如熏黃皆屬陽證而非陰黃也

雄按所謂六氣風寒暑溼燥火也分其陰陽則素問云

寒暑六入暑統風火陽也寒統燥溼陰也言其變化則

陽中惟風無定體有寒風有熱風陰中則燥溼二氣有

寒有熱至暑乃天之熱氣流金爍石純陽無陰或云陽

邪爲熱陰邪爲暑者甚屬不經經云熱氣大來火之勝

也陽之動始於溫盛於暑蓋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其性

爲暑是暑卽熱也並非二氣或云暑必兼溼者亦誤也暑與溼原是二氣雖易兼感實非暑中必定有溼也譬如暑與風亦多兼感豈可謂暑中必有風耶若謂熱與溼合始名爲暑然則寒與風合又將何稱更有妄立陰暑陽暑之名者亦屬可笑如果暑必兼濕則不可冠以陽字若知暑爲熱氣則不可冠以陰字其實彼所謂陰者卽夏月之傷於寒溼者耳設云暑有陰陽則寒亦有陰陽矣不知寒者水之氣也熱者火之氣也水火定位寒熱有一定之陰陽寒邪傳變雖能化熱而感於人也從無陽寒之說人身雖有陰火而六氣中不聞有寒火

之名暑字從日日爲天上之火寒字從夂夂爲地下之水暑邪易入心經寒邪先犯膀胱霄壤不同各從其類故寒暑二氣不比風燥溼有可陰可陽之不同也况夏秋酷熱始名爲暑冬春之熱僅名爲溫而風寒燥溼皆能化火今日六氣之邪有陰陽之不同又隨人身之陰陽變化毋乃太無分別乎至面白體豐之人旣病溼熱應用清涼本文業已明言但病去六七不可過用寒涼耳非謂病未去之初不可用涼也今云與面蒼形瘦之人治法正相反則未去六七之前亦當如治寒溼之用薑附參朮矣陽奉陰違殊乖詮釋之體若脾溼陰黃又

豈梔擘湯苦寒純陰之藥可治哉本文云救陰不在血而在津與汗言救陰須用充液之藥以血非易生之物而汗需津液以化也唐本於血津上加補養字已屬蛇足於汗上加測字則更與救字不貫章氏仍之陋矣右

第三章

又按寒暑燥溼風乃五行之氣合於五臟者也惟暑獨盛於夏令火則四時皆有析而言之故曰六氣然三時之暎燠雖不可以暑稱之亦何莫非麗日之煦照乎須知暑卽日之氣也日爲衆陽之宗陽燧承之火立至焉以五行論言暑則火在其中矣非五氣外另有一氣也

若風寒燥溼悉能化火此由鬱遏使然又不可與天之五氣統同而論矣

又按茅雨人云本文謂溼勝則陽微其實乃陽微故致溼勝也此辨極是學者宜知之

再論三焦不得唐本無此字從外解必致成唐本無此字裏結裏結

於何在陽明胃與腸也亦須用下法不可以氣血之分就

唐本作謂其不可下也但唐本作惟傷寒邪熱在裏劫燥津液下之

宜猛此多溼邪內搏下之宜輕傷寒大便溏為邪已盡不

可再下溼溫病大便溏為邪未盡必大便鞭慎唐本作乃為無溼始

不可再攻也以糞燥為無溼矣唐本無此句

胃爲臟腑之海各臟腑之邪皆能歸胃况三焦包羅臟腑其邪之入胃尤易也傷寒化熱腸胃乾結故下宜峻猛溼熱凝滯大便本不乾結以陰邪瘀閉不通若用承氣猛下其行速而氣徒傷溼仍膠結不去故當輕法頻下如下文所云小陷胸瀉心等皆爲輕下之法也

雄按傷寒化熱固是陽邪溼熱凝滯者大便雖不乾結黑如膠漆者有之豈可目爲陰邪謂之濁邪可也惟其誤爲陰邪故復援溫脾湯下寒實之例而自詡下陽虛之溼熱爲深得仲景心法真未經臨證之言也似是而非刪去不錄

再人之體腕在腹上其地位處於中

唐本作其位居中

按之痛或

自痛或痞脹當用苦泄以其入腹近也必驗之於舌或黃

或濁可與小陷胸湯

二十或瀉心湯三十五至三十八

隨證治之

或唐本白不燥或黃白相兼或灰白不渴慎不可亂投苦

泄其中有外邪未解表先結者或邪鬱未伸或素屬中冷

者雖有腕中痞悶宜從開泄宣通氣滯以達歸於肺如近

俗唐本之杏蔻橘桔等是輕苦微辛

唐本無是字

具流動之品

可耳

此言苔白為寒不燥則有痰溼其黃白相兼灰白而不

渴者皆陽氣不化陰邪壅滯故不可亂投苦寒滑泄以

傷陽也其外邪未解而裏先結故苔黃白相兼而脘痞皆宜輕苦微辛以宣通其氣滯也

雄按凡視溫證必察胸脘如拒按者必先開泄若苔白

不渴多挾痰溼輕者橘菴薑薤重者枳實連夏皆可用

之雖舌絳神昏但胸下拒按卽不可率投涼潤必參以

辛開之品始有效也右第四章唐本併以第十一章連

爲一章今訂正之連上章皆申明邪在氣分之治法而

分別營衛氣血之淺深身形肥瘦之陰陽苔色黃白之

寒熱可謂旣詳且盡矣而下又申言察苔以辨證真干

古開羣矇也

濁

再唐本無此字

前云舌黃或渴

唐本此下有當用陷胸瀉心六字

須要有地之

黃若光滑者乃無形溼熱中有虛象

唐本作已有中虛之象

大忌前

法其臍以上為大腹或滿或脹或痛此必邪已入裏矣

唐本

無矣

表證必無或十只存一

唐本作或存十之一二

亦要

唐本作須驗之

於舌或黃甚或如沈香色或如灰黃色或老黃色或中有

斷紋皆當下之如小承氣湯

三十

用檳榔青皮枳實元明

粉生首烏等

唐本此下有皆可二字

若未見此等舌不宜用此等法

唐本

作藥恐其中有溼聚太陰為滿或寒溼錯雜為痛或氣壅

為脹又當以別法治之

唐本有矣字

舌苔如地上初生之草必有根無根者為浮垢刮之即

去乃無形溼熱而胃無結實之邪故云有中虛之象若
妄用攻瀉傷內則表邪反陷爲難治矣卽使有此等舌
苔亦不宜用攻瀉之藥又如溼爲陰邪脾爲溼土故脾
陽虛則溼聚腹滿按之不堅雖見各色舌苔而必滑色
黃爲熱白爲寒總當扶脾燥溼爲主熱者佐涼藥寒者
非大溫其溼不能去也若氣壅爲脹皆有虛實寒熱之
不同更當辨別以利氣和氣爲主治也

雄按右第五章唐本移作第六章今訂正之章氏所釋
白爲寒非大溫其溼不去是也然苔雖白而不燥還須
問其口中和否如口中自覺黏膩則溼漸化熱僅可用

厚朴檳榔等苦辛微温之品口中苦渴者邪已化熱不

但大温不可用必改用淡滲苦降微涼之劑矣或渴喜

熱飲者邪雖化熱而痰飲內盛也宜温膽湯加黃連楊云

原論已極鄭重周詳此更辨別疑似細極毫芒可見心粗膽大者必非真學問人也

再黃苔不甚厚而滑者熱未傷津猶可清熱透表若雖薄

而乾者邪雖去而津受傷也苦重之藥當禁宜甘寒輕劑

可也唐本可也作養之

熱初入營即舌絳苔黃其不甚厚者邪結未深故可清

熱以辛開之藥從表透發舌滑而津未傷得以化汗而

解若津傷舌乾雖苔薄邪輕亦必祕結難出故當先養

其津津回舌潤再清餘邪也

雄按右第六章唐本移作第七章今訂正之此二章論

黃苔各證治法之不同

再論其熱傳營舌色必絳絳深紅色也初傳絳色中兼黃

白色此氣分之邪未盡也泄衛透營兩和可也純絳鮮色

者包絡受病唐本作邪也宜犀角鮮生地連翹鬱金石菖蒲等

唐本此下有清泄之三字延之數日或平素心虛有痰外熱一陷裏絡

就唐本作即閉非菖蒲鬱金等所能開須用牛黃丸四至寶丹

一四十一之類以開其閉恐其昏厥為瘥也

何報之曰溫熱病一發便壯熱煩渴舌正赤而有白苔

者雖滑卽當清裏切忌表藥

絳者指舌本也黃白者指舌苔也舌本通心脾之氣血
心主營營熱故舌絳也脾胃爲中土邪入胃則生苔如
地上生草也然無病之人常有微薄苔如草根者卽胃
中之生氣也

楊云論舌苔之源甚佳

若光滑如鏡則胃無生發之

氣如不毛之地其土枯矣胃有生氣而邪入之其苔卽
長厚如草根之得穢濁而長發也故可以驗病之虛實
寒熱邪之淺深輕重也脾胃統一身之陰陽營衛主一
身之氣血故脾又爲營之源胃又爲衛之本也苔兼白
白屬氣故其邪未離氣分可用泄衛透營仍從表解勿

使入內也純絳鮮澤者言無苔色則胃無濁結而邪已

離衛入營其熱在心包也若平素有痰必有舌苔

雄按絳而

澤者雖為營熱之徵實因有痰故不甚乾燥也問苔胸悶者尤為痰據不必定有苔也菖蒲鬱金亦為此設若竟無痰必不甚澤其心虛血少者舌色多不鮮赤或淡晦無神

邪陷多危而難治於此可卜吉凶也若邪火盛而色赤

宜牛黃丸痰溼盛而有垢濁之苔者宜至寶丹

畧參拙意

雄按右第七章唐本移為第八章今訂正之連下二章

辨論種種舌絳證治是統風溫溼溫而言也

再色絳而舌中心乾者乃心胃火燔劫燥津液即黃連石

膏亦可加入若煩渴煩熱舌心乾四邊色紅中心或黃或

白者此非血分也乃上焦氣熱燥津急用涼膈散四二散

其無形之熱再看其後轉變可也慎勿用血藥以滋膩難

散至舌絳望之若乾手捫之原有津液此津虧溼熱熏蒸

將成濁痰蒙閉心包也

熱已入營則舌色絳胃火爍液則舌心乾加黃連石膏

於犀角生地等藥中以清營熱而救胃津即白虎加生

地之例也雄按此節章氏無注今補釋之

其舌四邊紅而不絳中兼黃白而渴故知其熱不在血

分而在上焦氣分當用涼膈散清之勿用血藥引入血

分反難解散也蓋胃以通降為用若營熱蒸其胃中濁

氣成痰不能下降反上熏而蒙蔽心包望之若乾捫之仍溼者是其先兆也

雄按右第八章唐本與第九章顛倒竄亂今訂正之

再有熱傳營血其人素有瘀傷宿血在胸膈中挾熱而搏

唐本無此四字其舌色必紫而暗捫之溼當加入散血之品如琥

珀丹參桃仁丹皮等不爾瘀血與熱爲伍阻遏正氣遂變如狂發狂之證若紫而腫大者乃酒毒衝心若紫而乾晦者腎肝色泛也難治

何報之曰酒毒內蘊舌必深紫而赤或乾涸若淡紫而帶青滑則爲寒證矣須辨

舌紫而暗暗卽晦也捫之潮溼不乾故爲瘀血其晦而

乾者精血已枯邪熱乘之故爲難治腎色黑肝色青青

黑相合而見於舌變化紫晦故曰腎肝色泛也雄按此舌雖無

邪熱亦難治酒毒衝心急加黃連清之

雄按此節唐本作第十章

舌色絳而上有黏膩似苔非苔者中挾穢濁之氣急加芳

香逐之舌絳欲伸出口而抵齒難驟伸者痰阻舌根有內

風也舌絳而光亮胃陰亡也急用甘涼濡潤之品若舌絳

而乾燥者火邪劫營涼血清火爲要舌絳而有碎點白黃

者當生疔也大紅點者熱毒乘心也用黃連金汁其有雖

絳而不鮮乾枯而痿者腎陰涸也急以阿膠雞子黃地黄
天冬等救之緩則恐涸極而無救也

尤拙吾曰陽明津涸舌乾口燥者不足慮也若併亡其
陽則殆矣少陰陽虛汗出而厥者不足慮也若併亡其
陰則危矣是以陽明燥渴能飲冷者生不能飲者死少
陰厥逆舌不乾者生乾者死

挾穢者必加芳香以開降胃中濁氣而清營熱矣痰阻
舌根由內風之逆則開降中又當加辛涼鹹潤以息內
風也脾腎之脈皆連舌本亦有脾腎氣敗而舌短不能
伸者其形貌面色亦必枯瘁多爲死證不獨風痰所阻

之故也其舌不鮮乾枯而痿腎陰將涸亦爲危證而黃連金汁併可治疳也

雄按光絳而胃陰亡者炙甘草湯三十一去薑桂加石斛以

蔗漿易飴糖乾絳而火邪劫營者晉三犀角地黃湯十四

匡加元參花粉紫草銀花丹參蓮子心竹葉之類若尤

氏所云不能飲冷者乃胃中氣液兩亡宜復脈湯原方

汪按以蔗漿易飴糖巧妙絕倫蓋溫證雖宜甘藥又不可滯中也

其有舌獨中心絳乾者此胃熱心營受灼也當於清胃方

中加入清心之品否則延及於尖爲津乾火盛也舌尖絳

獨乾此心火上炎用導赤散四十一瀉其腑

其乾獨在舌心舌尖又有熱邪在心兼胃之別尖獨乾是心熱其熱在氣分者必渴以氣熱劫津也熱在血分其津雖耗其氣不熱故口乾而不渴也多飲能消水者爲渴不能多飲但欲畧潤者爲乾又如血分無熱而口乾者是陽氣虛不能生化津液與此大不同也

雄按右第九章唐氏竄入第八章今釐正之舌心是胃之分野舌尖乃心之外候心胃兩清卽白虎加生地黃連犀角竹葉蓮子心也津乾火盛者再加西洋參花粉梨汁蔗漿可耳心火上炎者導赤湯入童溲尤良

再舌苔白厚而乾燥者此胃燥氣傷也滋潤藥中加甘草

令甘守津還之意舌白而薄者外感風寒也當疎散之若

白乾薄唐本作白薄而乾者肺津傷也加麥冬花露蘆根汁等輕

清之品爲上者上之也若白苔絳底唐本作苔白而底絳者溼遏熱

伏也當先泄溼透熱防其就唐本作乾也勿憂之唐本作此可勿憂

再從裏唐本下有而字透於外則變潤矣初病舌就唐本作乾神不

昏者急加養正透邪之藥若神已昏此內匱矣唐本矣字在下句之

未不可救藥

苔白而厚本是濁邪乾燥傷津則濁結不能化故當先

養津而後降濁也肺位至高肺津傷必用輕清之品方

能達肺若氣味厚重而下走則反無涉矣故曰上者上

之也

雄按此釋甚明白何以第二章釋為因地制宜而譏他人效顰也

溼遏熱伏必先

用辛開苦降以泄其溼溼開熱透故防舌乾再用苦辛

甘涼從裏而透於外則胃氣化而津液輪布舌即變潤

自能作汗而熱邪亦可隨汗而解若初病舌即乾其津

氣素竭也急當養正畧佐透邪若神已昏則本元敗而

正不勝邪不可救矣

雄按有初起舌乾而脈滑脫悶者乃痰阻於中而液不上潮未可率

投補益也

又不拘何色舌上生芒刺者皆是上焦熱極也當用青布

拭冷薄荷水揩之即去者輕旋即生者險矣

生芒刺者苔必焦黃或黑無苔者舌必深絳其苔白或

淡黃者胃無大熱必無芒刺或舌尖或兩邊有小赤瘰
是營熱鬱結當開泄氣分以通營清熱也上焦熱極者
宜涼膈散四十一主之

雄按秦皇士云凡渴不消水脈滑不數亦有舌苔生刺
者多是表邪挾食用保和加竹瀝萊菔汁或梔豉加枳
實並効若以寒涼抑鬱則譫語發狂愈甚甚則口噤不
語矣有斑疹內伏連用升提而不出用消導而斑出神
清者若葷腥油膩與邪熱斑毒紐結不解脣舌焦裂口
臭牙疳煩熱昏沈與以尋常消導病必不解徒用清裏
其熱愈甚設用下奪其死更速惟用升麻葛根湯以宣

發之重者非升麻清胃湯不能清理腸胃血分中之膏
梁積熱或再加山查檳榔多有生者愚謂病從口入感
證夾食爲患者不少秦氏著傷寒大白於六法外特補
消導一門未爲無見所用萊菔汁不但能消痰食卽燥
火閉鬱非此不清用得其當大可起死回生郭雲臺極
言其功余每與海蛇同用其功益懋

舌苔不燥自覺悶極者屬脾溼盛也或有傷痕血迹者必
問曾經搔挖否不可以有血而便爲枯證仍從溼治可也
再有神情清爽舌脹大不能出口者此脾溼胃熱鬱極化
風而毒延口也用大黃磨入當用劑內則舌脹自消矣

何報之曰凡中宮有痰飲水血者舌多不燥不可誤認爲寒也

三焦升降之氣由脾鼓運中焦和則上下氣順脾氣弱則溼自內生溼盛而脾不健運濁壅不行自覺悶極雖有熱邪其內溼盛而舌苔不燥當先開泄其溼而後清熱不可投寒涼以閉其溼也神情清爽而舌脹大故知其邪在脾胃若神不清卽屬心脾兩臟之病矣邪在脾胃者脣亦必腫也

雄按右第十章唐氏析首節爲第五章次節爲第十二章末節爲第十三章今並訂正

再唐本作舌上白苔黏膩吐出濁厚涎沫口必甜味也唐本

又有作其口為脾瘰病唐本作此乃溼熱氣聚與穀氣相搏士必甜

有餘也盈滿則上泛當用省頭草唐本作佩蘭葉芳草辛散以逐

之則退唐本無若舌上苔如鹼者胃中宿滯挾濁穢鬱伏此二字

當急急開泄否則閉結中焦不能從膜原達出矣

脾瘰而濁泛口甜者更當視其舌本如紅赤者為熱當

辛通苦降以泄濁如色淡不紅由脾虛不能攝涎而上

泛當健脾以降濁也苔如鹼者濁結甚故當急急開泄

恐內閉也

雄按濁氣上泛者涎沫厚濁小溲黃赤脾虛不攝者涎

沫稀黏小澗清白見證迥異虛證宜溫中以攝液如理

中四十一或四君四十一加益智之類可也何亦以降濁為

言乎疎矣右第十一章唐氏併入第四章今訂正之此

二章辨別種種白苔證治之殊似兼疫證之舌苔而詳

論之試繹之則白苔不必盡屬於寒也

若唐本無舌無苔而有如煙煤隱隱者不渴肢寒知挾陰

病唐本移二句如口渴煩熱唐本下有而平時胃燥舌唐

無舌也唐本不可攻之若燥者唐本甘寒益胃若唐本此下有

字五潤者甘濕扶中此何唐本此下有故外露而裏無也

凡黑苔大有虛實寒熱之不同即黃白之苔因食酸味

其色即黑尤當問之雄按此名染苔食橄欖能黑食枇

其潤而不燥或無苔如煙煤者正是腎水來乘心火其

陽虛極矣若黑而燥裂者火極變水色如焚木成炭而

黑也虛實不辨死生反掌耳雄按虛寒證雖見黑苔其

最爲 祕訣舌色必潤而不紫赤識此

雄按更有陰虛而黑者苔不甚燥口不甚渴其舌甚赤

或舌心雖黑無甚苔垢舌本枯而不甚赤證雖煩渴便

祕腹無滿痛神不甚昏俱宜壯水滋陰不可以爲陽虛

也若黑苔望之雖燥而生刺但渴下多飲或不渴其邊

或有白苔其舌本淡而潤者亦屬假熱治宜溫補其舌

心並無黑苔而舌根有黑苔而燥者宜下之乃熱在下焦也若舌本無苔惟尖黑燥為心火自焚不可救藥右第十二章唐本移為第十四章今訂正之

若唐本無此字舌黑而滑者水來克火為陰證當溫之若見短

縮此腎氣竭也為難治欲救之唐本作惟加入參五味子勉希

唐本作或救萬一舌黑而乾者津枯火熾急急瀉南補北若唐本

此下有黑字燥而中心厚痞唐本無此字者土燥水竭急以鹹苦下

之

何報之曰暑熱證夾血多有中心黑潤者勿誤作陰證

治之

黑苔而虛寒者非桂附不可治佐以調補氣血隨宜而

施若黑燥無苔胃無濁邪雄按非無苔也但不厚耳故當瀉南方之

火補北方之水仲景黃連阿膠湯四主之黑燥而中心

厚者胃濁邪熱乾結也宜用硝黃鹹苦下之矣

雄按右第十三章唐本移為第十五章今訂正之此二

章言黑苔證治之有區別也

又按茅雨人云凡起病發熱胸悶徧舌黑色而潤外無

險惡清狀此胸膈素有伏痰也不必張皇止用薤白栝

婁桂枝半夏一劑黑苔即退或不用桂枝即枳殼桔梗

亦效

舌淡紅無色者或乾而色不榮者當是胃津傷而氣無化液也當用炙甘草湯三十一不可用寒涼藥

何報之曰紅嫩如新生望之似潤而燥渴殆甚者爲妄行汗下以致津液竭也

淡紅無色心脾氣血素虛也更加乾而色不榮胃中津氣亦亡也故不可用苦寒藥炙甘草湯養氣血以通經脈其邪自可漸去矣

雄按右第十四章唐氏移爲第十一章今訂正之此章言虛多邪少之人舌色如是當培氣液爲先也

若舌白如粉而滑四邊色紫絳者溫疫病初入膜原未歸

胃腑急急透解莫待傳陷而入爲險惡之病且見此舌者病必見凶須要小心凡斑疹初見須用紙撚照見胸背兩脅點大而在皮膚之上者爲斑或雲頭隱隱或瑣碎小粒者爲疹又宜見而不宜見多按方書謂斑色紅者屬胃熱紫者熱極黑者胃爛然亦必看外證所合方可斷之

溫疫白苔如積粉之厚其穢濁重也舌本紫絳則邪熱爲濁所閉故當急急透解此五疫中之溼疫又可主以達原飲亦須隨證加減不可執也舌本紫絳熱閉營中故多成斑疹斑從肌肉而出屬胃疹從血絡而出屬經其或斑疹齊見經胃皆熱然邪由膜原入胃者多或兼

風熱之入於經絡則有疹矣不見則邪閉故宜見多見則邪重故不宜多但斑疹亦有虛實虛實不明舉手殺人故先生辨之如後

雄按溫熱病舌絳而白苔滿布者宜清肅肺胃更有伏痰內盛神氣昏瞶者宜開痰爲治黑斑藍斑亦有可治者余治胡季權姚祿皆二案載續編徐月巖壺案附曾大父隨筆中

然而春夏之間溼病俱發疹爲甚且其色要辨

唐本無此句

如

淡紅色四肢清口不甚渴脈不洪數非虛斑卽陰斑或胸微見數點面赤足冷或下利清穀此陰盛格陽於上而見

當溫之

此專論斑疹不獨溫疫所有且有虛實之迴別也然火不鬱不成斑疹若虛火力弱而色淡四肢清者微冷也口不甚渴脈不洪數其非實火可徵矣故曰虛斑若面赤足冷下利清穀此陰寒盛格拒其陽於外內真寒外假熱鬱而成斑故直名爲陰斑也須附桂引火歸元誤投涼藥卽死實火誤補亦死最當詳辨也

若斑色紫

唐本下有而字

小點者心包熱也點大而紫胃中熱也

黑斑而光亮者熱勝毒盛

唐本作熱極毒熾

雖屬不治若其人氣

血充者或依法治之尙可救若黑而晦者必死若黑而隱

隱四旁赤色火鬱內伏大用清涼透發間有轉紅成可救者若夾斑帶疹皆是邪之不一各隨其部而泄然斑屬血者恒多疹屬氣者不少斑疹皆是邪氣外露之象發出本唐時下有之宜神情清爽爲外解裏和之意如斑疹出而昏者正不勝邪內陷爲患或胃津內涸之故

此論實火之斑疹也點小卽是從血絡而出之疹故熱在心包點大從肌肉而出爲斑故熱在胃黑而光亮者元氣猶充故或可救黑暗則元氣敗必死矣四旁赤色其氣血尙活故可透發也斑疹夾雜經胃之熱各隨其部而外泄熱邪入腎本屬氣分見斑則邪屬於血者多

矣疹從血絡而出本屬血分然邪由氣而閉其血方成疹也必當兩清氣血以爲治也既出而反神昏則正不勝邪而死矣

雄按右第十五章詳論溫疫中斑疹證治之不同唐氏移爲第十六章今訂正之

再有一種白痞小粒如水晶色者

楊云平人夏月亦問有之

此溼熱傷

肺邪雖出而氣液枯也必得甘藥補之或未至久延傷及氣液乃溼鬱衛分汗出不徹之故當理氣分之邪或白如枯骨者多凶爲氣液竭也

雄按溼熱之邪鬱於氣分失於輕清開泄幸不傳及他

經而從衛分發白痞者治當清其氣分之餘邪邪若久鬱雖化白痞而氣液隨之以泄故宜甘濡以補之苟色白如枯骨者雖補以甘藥亦恐不及也右第十六章唐氏移爲第十七章今訂正之

楊按溼熱素盛者多見此證然在溫病中爲輕證不見有他患其白如枯骨者未經閱歷不敢臆斷

汪按白痞前人未嘗細論此條之功不小白如枯骨者余曾見之非惟不能救弁不及救故俗醫一見白痞輒以危言恐嚇病家其實白如水晶色者絕無緊要吾見甚多然不知甘濡之法反投苦燥升提則不枯者亦枯

矣

再溫熱之病看舌之後亦須驗齒齒爲腎之餘齦爲胃之絡熱邪不燥胃津必耗腎液且二經之血皆走其地病深動血結瓣於上陽血者色必紫紫如乾漆陰血者色必黃黃如醬瓣陽血若見安胃爲主陰血若見救腎爲要然豆瓣色者多險若證還不逆者尙可治否則難治矣何以故耶蓋陰下竭陽上厥也

腎主骨齒爲骨之餘故齒浮齦不腫者爲腎火水虧也胃脈絡於上齦大腸脈絡於下齦皆屬陽明故牙齦腫痛爲陽明之火若溼入胃則必連及大腸血循經絡而

行邪熱動血而上結於齦紫者爲陽明之血可清可瀉
黃者爲少陰之血少陰血傷爲下竭其陽邪上亢而氣
厥逆故爲難治也

雄按右第十七章唐氏移作第十八章今訂正之

齒若光燥如石者胃熱甚也若無汗惡寒衛偏勝也辛涼
泄衛透汗爲要若如枯骨色者腎液枯也爲難治若上半
截潤水不上承心火上炎也急急清心救水俟枯處轉潤
爲安

胃熱甚而反惡寒者陽內鬱而表氣不通故無汗而爲
衛氣偏勝當泄衛以透發其汗則內熱卽從表散矣凡

惡寒而汗出者爲表陽虛腠理不固雖有內熱亦非實
火矣齒燥有光者胃津雖乾腎氣未竭也如枯骨者腎
亦敗矣故難治也上半截潤胃津養之下半截燥由腎
水不能上滋其根而心火燔灼故急當清心救水仲景
黃連阿膠湯_四主之

若齧牙齧齒者溼熱化風瘧病但齧牙者胃熱氣走其絡
也若齧牙而脈證皆衰者胃虛無穀以內榮亦齧牙也何
以故耶虛則喜實也舌本不縮而鞭而牙關齧定難開者
此非風痰阻絡卽欲作瘧證用酸物擦之卽開木來泄土
故也

牙齒相齧者以內風鼓動也但齧不齧者熱氣盛而絡
滿牙關緊急也若脈證皆虛胃無穀養內風乘虛襲之
入絡而亦齧牙虛而反見實象是謂虛則喜實當詳辨
也又如風痰阻絡爲邪實其熱盛化風欲作瘓者或由
傷陰而挾虛者皆當辨也

雄按右第十八章唐氏移作第十九章今訂正之

若齒垢如灰糕樣者胃氣無權津亡溼濁用事多死而初
病齒縫流清血痛者胃火衝激也不痛者龍火內燔也齒
焦無垢者死齒焦有垢者腎熱胃劫也當微下之或玉女

煎四十一清胃救腎可也

齒垢由腎熱蒸胃中濁氣所結其色如灰糕則枯敗而
津氣俱亡腎胃兩竭惟有溼濁用事故死也齒縫流清
血因胃火者出於齦胃火衝激故痛不痛者出於牙根
腎火上炎故也齒焦者腎水枯無垢則胃液竭故死有
垢者火盛而氣液未竭故審其邪熱甚者以調胃承氣
微下其胃熱腎水虧者玉女煎清胃滋腎可也

雄按右第十九章唐氏移作第二十章今訂正之以上
三章言溫熱諸證可驗齒而辨其治也真發從來所未
發是於舌苔之外更添一祕訣並可垂爲後世法讀者
苟能隅反則豈僅能辨識溫病而已哉

再婦人病温與男子同但多胎前產後以及經水適來適斷大凡胎前病古人皆以四物四十一加減用之謂護胎爲要恐來害姪如熱極用井底泥藍布浸冷覆蓋蓋腹上等皆是保護之意但亦要看其邪之可解處用血膩之藥不靈又當省察不可認板法然須步步保護胎元恐損正邪陷也

保護胎元者勿使邪熱入內傷胎也如邪猶在表分當從開達外解倘執用四物之說則反引邪入內輕病變

重矣

楊云此釋極爲明通

故必審其邪之淺深而治爲至要也若

邪熱逼胎急清內熱爲主如外用泥布等蓋覆恐攻熱

內走反與胎礙更當詳審勿輕用也總之清熱解邪勿

使傷動其胎卽爲保護若助氣和氣以達邪猶可酌用

其補血膩藥恐反遏其邪也雄按此說固是然究竟是議藥不議病矣如溫熱已燦

營陰則地黃且內經曰婦人重身毒之何如岐伯曰有

故無殞亦無殞也大積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

不可過也故如傷寒陽明實熱證亦當用承氣下之邪

去則胎安也蓋病邪淺則在經深則在腑而胎繫於臟

攻其經腑則邪當其藥與臟無礙雄按此釋極通而竟忘卻溫熱傳營入血

之證本文但云不可認板法若妄用補法以閉邪則反

非謂血藥無可用之證也若妄用補法以閉邪則反害其胎矣倘邪已入臟雖不用藥其胎必殞而命難保

雄按亦須論其邪入何臟所以經言有故無殞者謂其邪未入臟攻

其邪亦無殞胎之害也楊云有故無殞者有病則病常之也不必增入邪未入臟之說

以滋熒惑故要在辨證明析用法得當非區區四物所能保

胎者也故先生曰須看其邪之可解處不可認板法至

哉言乎

至於產後之法按方書謂慎用苦寒恐傷其已亡之陰也

然亦要辨其邪能從上中解者稍從證用之亦無妨也不

過勿犯下焦且屬虛體當如虛怯人病邪而治總之無犯

實實虛虛之禁况產後當氣血沸騰之候最多空竇邪勢

必乘虛內陷虛處受邪為難治也雄按余醫案中所載產後溫熱諸證治皆宜參

關茲
不贅

徐洄溪曰產後血脫孤陽獨旺雖石膏犀角對證亦不
禁用而世之庸醫誤信產後宜溫之說不論病證皆以
辛熱之藥戕其陰而益其火無不立斃我見甚多惟葉
案中絕無此弊足徵學有淵源

魏柳洲曰近時專科及庸手遇產後一以燥熱溫補爲

事殺人如麻

雄按不挾溫熱之邪者
且然况兼溫熱者乎

吳鞠通曰產後溫證固云治上不犯中然藥反不可過
輕須用多備少服法中病即已所謂無糧之師利於速
戰若畏產後虛怯用藥過輕延至三四日後反不能勝

藥矣

如經水適來適斷邪將陷唐本下有於字血室少陽傷寒言之詳

悉不必多贅但數動與正傷寒不同仲景立小柴胡湯四

九提出所陷熱邪參棗唐本下有以字扶胃氣以衝脈隸屬陽明

也此與唐本作惟虛者為合治若熱邪陷入與血相結者當從

陶氏小柴胡湯去參棗加生地桃仁查肉丹皮或犀角等

若本經血結自甚必少腹滿痛輕者刺期門重者小柴胡

湯去甘藥加延胡歸尾桃仁挾寒加肉桂心氣滯者加香

附陳皮枳殼等沈月光用柴胡秦芎荆芥香附蘇梗厚朴枳殼當歸芎藭益母草木通黃芩名和血

逐邪湯薑衣少許為引治傷寒熱入血室氣滯血瘀而胸滿腹脹痛甚者甚効然熱陷血室之證

多有譚語如狂之象防是陽明胃實

唐本作與陽明胃實相似下有此種病機

四當辨之唐本作最須辨別

血結者身體必重非若陽明之輕旋

便捷者唐本無旋捷二字

何以故耶陰主重濁絡脈被阻

唐本下有身之

二側旁氣痺連唐本下有及字

胸背皆拘束不遂

唐本作皆為阻窒

故去

邪通絡正合其病往往延久上逆心包胸中

唐本下有痺字

痛即

陶氏所謂血結胸也王海藏出一桂枝紅花湯五加海蛤

桃仁原是表裏上下一齊盡解之理看

唐本無此字

此方大有

巧手

唐本作妙焉

故錄出以備學者之用

唐本無此句

數動未詳或數字是變字之誤更俟明者正之衝脈為

血室肝所主其脈起於氣衝氣衝陽明胃經之穴故又

隸屬陽明也邪入血室仲景分淺深而立兩法其邪深者云如結胸狀讖語者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是從肝而泄其邪亦卽陶氏之所謂血結胸也其邪淺者云往來寒熱如瘧狀而無讖語用小柴胡湯是從膽治也蓋往來寒熱是少陽之證故以小柴胡湯提少陽之邪則血室之熱亦可隨之而外出以肝膽爲表裏故深則從肝淺則從膽以導泄血室之邪也今先生更詳證狀併采陶氏王氏之方法與仲景各條合觀誠爲精細周至矣其言小柴胡湯惟虛者爲合法何也蓋傷寒之邪由經而入血室其胃無邪故可用參棗若溫熱之邪先已

犯胃後入血室故當去參棗惟胃無邪及中虛之人方

可用之耳雄按世人治瘧不論其是否為溫熱所化而一槩執用小柴胡湯以責其胃遂致危殆者

最須知傷寒之用小柴胡湯者正防少陽經邪乘虛入

胃故用參棗先助胃以禦之其與溫熱之邪來路不同

故治法有異也汪按此謂溫熱之邪與傷寒來路不同故治法有異是也至云傷寒胃中無邪

又云防少陽之邪乘虛入胃則似未安夫傷寒傳經由太陽而陽明而少陽故有太陽陽明有正陽陽明有少

陽陽明豈有少陽受邪而陽明不受邪者亦豈有防少一之邪倒傳陽明之理乎

雄按溫邪熱入血室有三證如經水適來因熱邪陷入

而搏結不行者此宜破其血結若經水適斷而邪乃乘

血舍之空虛以襲之者宜養營以清熱其邪熱傳營逼

血妄行致經未當期而至者宜清熱以安營右第二十

章唐氏作第二十一章其小引云溫證論治二十則乃

先生遊於洞庭山門人顧景文隨之舟中以當時所語

信筆錄記一時未加修飾是以詞多詰屈語亦稍亂讀

者不免晦口大烈不揣冒昧竊以語句少爲條達前後

少爲移掇惟使晦者明之至先生立論之要旨末敢稍

更一字也章氏詮釋亦從唐本雄謂原論次序亦旣并

井有條而詞句之間並不難讀何必移前掇後紊其章

法而第三章如玉女煎去其如字之類殊失廬山真面

目矣茲悉依華本訂正之

葉香巖三時伏氣外感篇

春溫一證由冬令收藏未固昔人以冬寒內伏藏於少陰入春發於少陽以春木內應肝膽也寒邪深伏已經化熱昔賢以黃芩湯為主方苦寒直清裏熱熱伏於陰苦味堅陰乃正治也知溫邪忌散不與暴感門同法若因外邪先受引動在裏伏熱必先辛涼以解新邪自注蔥豉湯五十一繼進苦

寒以清裏熱況熱乃無形之氣時醫多用消滯攻治有形

胃汁先涸陰液劫盡者多矣雄按新邪引動伏邪者初起微有惡寒之表證

徐洄溪曰皆正論也

章虛谷曰或云人身受邪無不即病未有久伏過時而

發者其說甚似有理淺陋者莫不遵信爲然不知其悖
經義又從而和之夫人身內臟腑外營衛於中十二經
十五絡三百六十五孫絡六百五十七穴細微幽奧曲
折難明今以一郡一邑之地匪類伏匿猶且不能覺察
況人身經穴之淵邃隱微而邪氣如煙之漸熏水之漸
積故如內經論諸痛諸積皆由初感外邪伏而不覺以
致漸侵入內所成者也安可必謂其隨感卽病而無伏
邪者乎又如人之痘毒其未發時全然不覺何以又能
伏耶由是言之則素問所言冬傷寒春病溫非譌語矣
雄按藏於精者春不病溫小兒之多溫病何耶良以冬

暝而失閉藏耳夫冬豈年年皆暝歟因父母以姑息爲

心惟恐其凍往往衣被過厚甚則戕之以裘帛

富家兒多天者

半由此也雖天令潛藏而真氣已暗爲發泄矣温病之多不

亦宜乎此理不但幼科不知即先賢亦從未道及也

按注

惟涸溪嘗畧論及之耳

風温者春月受風其氣已温

雄按此言其常也冬月天暝所感亦是風温春月過冷亦

有風經謂春病在頭治在上焦肺位最高邪必先傷此手

太陰氣分先病失治則入手厥陰心包絡血分亦傷蓋足

經順傳如太陽傳陽明人皆知之肺病失治逆傳心包絡

人多不知者俗醫見身熱欬喘不知肺病在上之旨妄投

荆防柴葛加入枳朴杏蘇煎子查麥橘皮之屬輒云解肌
消食有見痰喘便用大黃礞石滋痰丸大便數行上熱愈
結幼稚穀少胃薄表裏苦辛化燥胃汁已傷復用大黃大
苦沈降丸藥致脾胃陽和傷極陡變驚癩莫救者多矣

自注風溫肺病治在上焦夫春溫忌汗初病投劑宜用

辛涼若雜入消導發散

徐云須對證亦可用

不但與肺病無涉劫

盡胃汁肺乏津液上供頭目清竅徒爲熱氣熏蒸鼻乾

如煤目瞑或上竄無淚或熱深肢厥狂躁溺澀胸高氣

促皆是肺氣不宣化之徵斯時若以肺藥少加一味清

降使藥力不致直趨腸中

雄按所謂非輕不舉也重藥則直過病所矣

而上

痺可開諸竅自爽無如市醫僉云結胸皆用連蔓柴枳
苦寒直降致閉塞愈甚告斃者多

又此證初因發熱喘嗽首用辛涼清肅上焦徐云如薄

正論

荷連翹牛蒡象貝桑葉沙參梔皮薑皮花粉若色蒼熱
勝煩渴用石膏竹葉辛寒清散痧疹亦當宗此若日數
漸多邪不得解卒連涼膈亦可用至熱邪逆傳膻中神
昏目瞑鼻竅無涕淚諸竅欲閉其勢危急必用至寶丹
一四十或牛黃清心丸四十徐云急病減後餘熱只甘寒
清養胃陰足矣

春月暴暝忽冷先受溫邪繼爲冷束欬嗽痰喘最多辛解

涼溫只用一劑大忌絕穀若甚者宜晝夜豎抱勿倒三四

日徐云夫輕為欬重為喘喘急則鼻掀胸挺

自注春溫皆冬季伏邪詳於大方諸書幼科亦有伏邪

雄按人有大小感受則一也治從大方雄按感受既一治法亦無殊奈大方明於治溫者罕矣况

幼科然暴感為多如頭痛惡寒發熱喘促鼻塞聲重脈

浮無汗原可表散春合溫舒辛溫宜少用陽經表藥最

忌混亂至若身熱欬喘有痰之證只宜肺藥清解瀉白

散五十加前胡牛蒡薄荷之屬消食藥只宜一二味雄按

此為有食者言也若二便俱通者消食少用須辨表裏上中下

何者為急施治

又春季温暝風温極多温變熱最速若發散風寒消食

劫傷津液變證尤速雄按沈堯封云温亦火之氣也蓋火之微者曰温火之甚者曰熱三

時皆有惟暑為天上之火獨盛於夏令耳

初起欬嗽喘促通行用薄荷汗多不用連翹象貝

牛蒡 花粉 桔梗 沙參 木通 枳殼 橘紅

表解熱不清用黃芩 連翹 桑皮 花粉 地骨

皮 川貝 知母 山梔

備用方 黃芩湯伍 葱豉湯一五十 涼膈散二四十

清心涼膈散二五十 葦莖湯三五十 瀉白散四五十

葶藶大棗湯五五十 白虎湯比 至寶丹一四十一 牛

黃清心丸

十四

竹葉石膏湯

五十六

喻氏清燥救肺

湯

五十七

裏熱不清朝上涼晚暮熱即當清解血分久則滋清養
陰若熱陷神昏痰升喘促急用牛黃丸十四至寶丹四十一
之屬

風溫乃肺先受邪遂逆傳心包治在上焦不與清胃攻
下同法幼科不知初投發散消食不應改用柴芩瓜蘖
枳實黃連再下奪不應多致危殆皆因不明手經之病

耳雄按婆心苦口再四丁甯舌做耳聾可為太息

若寒痰阻閉亦有喘急胸高不可與前法用三白二十一

吐之或妙香丸

五十八

夏為熱病然夏至已前時令未為大熱經以先夏至病温

後夏至病暑温邪前已申明暑熱一證

雄按陰陽大論云春氣温和夏氣暑

熱是暑即熱也原為一證故夏月中暑仲景標曰中熱也昔人以動靜分為暑熱二證蓋未知暑為何氣耳醫

者易眩夏暑發自陽明古人以白虎湯臣為主方後賢劉

河間創議迥出諸家謂温熱時邪當分三焦投藥以苦辛

寒為主若拘六經分證仍是傷寒治法致誤多矣

徐云能分六經

者亦鮮矣蓋傷寒外受之寒必先從汗解辛温散邪是已口鼻

吸入之寒即為中寒陰病

徐云亦不盡然

治當温裏分三陰見證

施治若夫暑病專方甚少皆因前人畧於暑詳於寒耳攷

古如金匱暑暍瘧之因而潔古以動靜分中暑中熱各具

至理

雄按雖有至理而強分暑熱名已不正矣

茲不槩述論幼科病暑熱夾雜

別病有諸而時下不外發散消導加入香薷一味或六二

散

五十一

一服放本草香薷辛溫發汗能泄宿水夏熱氣閉

無汗渴飲停水香薷必佐杏仁以杏仁苦降泄氣大順散

天

取義若此

徐云大順散非治暑之方乃治暑月傷冷之方也何得連類及之夾雜矣雄按上言香薷

治渴飲停水佐杏仁以降泄

故曰大順散之義亦若此也

長夏溼令暑必兼溼

溼旺之令暑以蒸之所謂土潤溽暑故暑

暑傷氣分溼亦

傷氣汗則耗氣傷陽胃汁大受劫燥變病由此甚多發泄

司令裏真自虛張鳳遠云暑病首用辛涼繼用甘寒再用

酸泄酸斂不必用下可稱要言不煩矣然幼科因暑熱盛

延變生他病雄按大方何獨不然學者宜知隅反茲摘其槩

暑邪必挾溼雄按暑令溼盛必多兼感故曰挾猶之寒邪挾食溼證兼風俱是二病相兼非謂暑

中必有溼也故論暑者須知為天上烈日之炎威不可誤以溼熱二氣併作一氣始為暑也而治暑者須知其

挾溼為多焉狀如外感風寒忌用柴葛羌防如肌表熱無汗

辛涼輕劑無誤香薷辛溫氣升熱服易吐佐苦降如杏

仁黃連黃芩則不吐宜通上焦如杏仁連翹薄荷竹葉

暑熱深入伏熱煩渴白虎湯六一散五十九雄按無溼者白虎

湯挾溼者六一散須別暑病頭脹如蒙皆熱盛上熾白虎竹葉

酒溼食滯者加辛溫通裏

夏令受熱昏迷若驚此為暑厥惟按受熱而迷名曰暑厥譬如受冷而仆名寒厥也

人皆知寒之即為冷矣何以不知暑之為熱乎即熱氣閉塞孔竅所致其邪入絡

與中絡同法牛黃丸四至寶丹四芳香利竅可效徐云妙法

雄按紫雪六十神甦已後用清涼血分如連翹心竹葉心二亦可酌用

元參細生地鮮生地二冬之屬雄按暑是火邪心為火臟邪易入之故治中暑者必

以清心之藥為君此證初起大忌風藥雄按火邪得風藥而更熾矣初病暑熱

傷氣雄按所謂壯火食氣也竹葉石膏湯五十或清肺輕劑雄按火邪克金

必先侵肺矣大凡熱深厥深四肢逆冷魏柳州曰火極似水乃物極必反之候凡患此

為燥熱溫補所殺者多矣哀哉蓋內真寒而外假熱諸家嘗論之矣內真熱而外假寒論及者罕也雄按道光甲辰

六月初一日至初四日連日酷熱異常如此死者道路相接余以神犀丹九十六紫雪六十一二方救之極效但

看面垢齒燥二便不通或瀉不爽爲是大忌誤認傷寒也

雄按尤忌誤以暑爲陰邪或指暑中有溼而妄投溫燥滲利之藥也

右暑厥雄按王節齋云夏至後病爲暑相火令行感之

木而爲暑風張兼善云清邪中上濁邪中下其風寒溼皆地之氣所以俱中足經惟暑乃天之氣係清邪所以

中手少陰心經

幼兒斷乳納食值夏月脾胃主氣易於肚膨泄瀉足心熱

形體日瘦或煩渴喜食漸成五疳積聚當審體之強弱病

之新久有餘者疏胃清熱食入糞色白或不化健脾佐消

導清熱若溼熱內鬱蟲積腹痛徐云此證最多導滯驅蟲微下之

緩調用肥兒丸之屬

右熱疳

夏季秋熱小兒泄瀉或初愈未愈滿口皆生疳蝕嘗有阻
塞咽喉致危者此皆在裏溼盛生熱熱氣蒸灼津液不生
溼熱偏傷氣分治在上焦或佐淡滲徐云須用外治世俗常刮西
瓜翠衣治疳徐云合度取其輕揚滲利也

右口疳

夏季溼熱鬱蒸脾胃氣弱水穀之氣不運溼著內蘊爲熱
漸至浮腫腹脹小水不利治之非法水溼久漬逆行犯肺
必生欬喘喘促甚則坐不得臥俯不得仰危期速矣大凡
喘必生脹脹必生喘方書以先喘後脹治在肺先脹後喘

治在脾亦定論也。金匱有風水皮水石水正水黃汗以分表裏之治。河間有三焦分消子和有磨積逐水皆有奧義。學者不可不潛心體認。難以槩述。闕近代世俗論水溼喘脹之證。以內經開鬼門取汗爲表治。分利小便潔淨府爲裏治。經旨病能篇謂諸溼腫滿皆屬於脾。以健脾燥溼爲穩治。治之不効。技窮束手矣。不知凡病皆本乎陰陽。通表利小便。乃宣經氣。利腑氣。是陽病治法。暝水臟溫脾胃補土以驅水。是陰病治法。治肺痺以輕開上。治脾必佐溫通。若陰陽表裏乖違。臟真日漓。陰陽不運。亦必作脹。治以通陽。乃可奏績。如局方禹餘糧丸。六十二甚至三焦交阻。必用

分消腸胃壅塞必用下奪然不得與傷寒實熱同例擅投

硝黃枳朴擾動陰血若太陰脾臟飲溼阻氣溫之補之不

應欲用下法少少甘遂為丸可也徐云亦太峻其治實證選用

方法備采雄按葉氏景岳發揮有因喘而腫當以清肺為要之論宜參若水溼侵脾發腫致喘治當補土

驅水設水氣上凌心包變呃更危陳遠公云用苡仁茯苓

各一兩白木蒼朮各三錢半夏陳皮各一錢丁香五分吳黃三分各止呃湯二劑可安

喘脹備用方徐云太猛屬者不可輕用葶藶大棗湯五十五瀉白

散五十四大順散六十六牡蠣澤瀉散六十三五苓散

二十一越脾湯六十四甘遂半夏湯六十五控涎丹

六十六五子五皮湯六十八子和桂苓湯六十九

六十七

禹功丸十七 茯苓防已湯七十 中滿分消湯二十七

三十一 小青龍湯七十 木防已湯七十

吐瀉一證幼兒脾胃受傷陡變驚搐最多徐云此證 痰溼若是

不正穢氣觸入或口食生冷套用正氣散七十五 六和湯

七十 五積散七十 之類正氣受傷肢冷呃忒嘔吐自利即

用錢氏益黃散八十一 有痰用星附六君子湯八十二 理中

湯四十五 等倘熱氣深伏煩渴引飲嘔逆者連香飲區 黃連

竹茹橘皮半夏湯八十三 熱閉神昏用至寶丹四十一 寒閉用

來復丹八十四

穉年夏月食瓜果水寒之溼著於脾胃令人泄瀉其寒溼

積聚未能遽化熱氣必用辛溫香竄之氣古方中消瓜果

之積以丁香肉桂或用麝香今七香餅八十治瀉亦祖此

意其平胃散六十胃苓湯七十亦可用雄按此非溫熱為病何必探入綠夏

月此等證候甚多因畏熱貪涼而反生寒溼之病乃夏月

之傷寒也雖在暑令實非暑證昔人以陰暑名之謬矣譬

如避火而溺於水拯者但可云出之於水不可云出之於陰火也

瘧之為病因暑而發者居多雄按可謂一言扼要奈世俗惟知小柴胡湯為治誤人多

矣方書雖有痰食寒熱瘴癘之互異幼稚之瘧多因脾胃

受病雄按因暑而發者雖大人之瘧無不病於脾胃以暑多兼溼脾為土臟而胃者以容納為用暑邪吸入必

伏於此也然氣怯神昏初病驚癩厥逆為多在夏秋之時斷不

可認為驚癩大方瘧證須分十二經與欬證相等若幼科

庸俗但以小柴胡去參或香薷葛根之屬

雄按舉世無不爾於幼科乎何

尤不知柴胡劫肝陰葛根竭胃汁致變屢矣

雄按柴葛之弊二語見林

北海重刊張司農治暑全書葉氏引用原非杜撰洵溪妄評殊欠攷也

幼穉純陽暑為熱氣

雄按在天為暑在地為熱故暑即熱之氣也昔人謂有陰暑者已極可笑其分中熱中暑為二病者是析一氣而兩也又謂暑合溼熱而成者是并二氣而一也奚可哉證必熱多煩渴邪自肺受者桂

枝白虎湯

八十一

二進必愈其冷食不運有足太陰脾病見

證初用正氣

七十六

或用辛溫如草果生薑半夏之屬

雄按

切記此是治暑月因寒溼而病之法

方書謂草果治太陰獨勝之寒知母治

陽明獨勝之熱瘧久色奪脣白汗多餒弱必用四獸飲

十九

雄按邪夫而正衰故可用此藥

陰虛內熱必用鼈甲首烏知母便漸瘡者

忌用久瘡營傷寒勝加桂薑擬初中未瘡門用藥於左

雄按

葉氏景岳發揮內所論瘡痢諸候宜參

初病暑風溼熱瘡藥

腕痞悶

枳殼

桔梗

杏仁

厚朴

二味喘最宜

瓜蒌

皮

山梔

香豉

頭痛宜辛涼輕劑

連翹

薄荷

赤芍

羚羊角

蔓荊子

滑石

淡滲清上

重則用石膏

口渴用花粉

煩渴用竹葉石膏湯

十五

六

熱甚則用黃芩

黃連

山梔

夏季身痛屬溼羌防辛温宜忌宜用木防已蠶砂雄按豆卷可用

暑熱邪傷初在氣分日多不解漸入血分反渴不多飲唇

舌絳赤芩連膏知不應必用血藥量佐清氣熱一味足矣

輕則用青蒿 丹皮汗多忌 犀角 竹葉心 元參

鮮生地 細生地 木通亦能發汗 淡竹葉汪按此乃淡竹葉草

故與竹葉心別 若熱久痞結瀉心湯選用

夏月熱久入血最多蓄血一證徐云歷練之言 讖語昏狂看法以

小便清長大便秘黑為是桃核承氣湯八十 為要藥

瘡多用烏梅以酸泄木安土之意雄按邪未畏者忌之 用常山草

果乃劫其太陰之寒以常山極走使二邪不相併之謂

徐云兼治痰雄按內
無寒痰者不可浪用
用人參生薑曰露薑飲九十一以

固元一以散邪取通神明去穢惡之義雄按必邪衰而正氣已虛者可

用總之久瘧氣餒凡壯膽氣皆可止瘧未必真有瘧鬼

雄按有物憑之者間或有之
不必凡患瘧疾皆有祟也
又瘧疾既久深入血分或

結瘧母鼈甲煎丸九十一設用煎方活血通絡可矣 徐

忠可云幼兒未進穀食者患瘧久不止用冰糖濃湯余

試果驗徐云亦一單方汪按冰糖用秋露水煎尤良雄按食穀者瘧久不止須究其所以不止而治之

痢疾一證古稱滯下蓋裏有滯濁而後下也但滯在氣滯

在血冷傷熱傷而滯非一今人以滯為食但以消食併令

禁忌飲食而已雄按更有拘泥喫不死之痢疾一言不論痢屬何邪邪之輕重強令納食以致劇者

近尤多也蓋所謂喫不死之痢疾者言痢之能喫者乃不死之證非惡穀而強食也

夫瘧痢皆起夏秋都因溼熱鬱蒸以致脾胃水穀不運

溼熱灼氣血爲黏膩先痛後痢痢後不爽若偶食瓜果

水寒卽病未必卽變爲熱先宜辛溫疏利之劑

雄按雖未必卽

化爲熱然有暑溼內鬱本將作痢偶食生冷其病適發者仍須察脈證而施治法未可遽以爲寒證也余見多矣故謹若膿血幾十行疴痛後重初用宣通驅熱如芩

連大黃必加甘草以緩之非如傷寒糞堅須用芒硝鹹

以稟堅直走破泄至陰此不過苦能勝溼寒以逐熱足

可卻病古云行血則便膿愈導氣則後重除行血涼血

如丹皮桃仁延胡黑查歸尾紅花之屬導氣如木香檳

榔青皮枳朴橘皮之屬世俗通套不過如此蓋瘡傷於
經猶可延挨痢關乎臟誤治必危診之大法先明體質
強弱肌色蒼嫩更詢起居致病因由初病體堅質實前
法可遵久病氣餒神衰雖有腹痛後重亦宜詳審不可
槩以攻積清奪施治

噤口不納水穀下痢都因熱升濁攻必用大苦如芩連

石蓮清熱人參輔胃益氣熱氣一開卽能進食藥宜頻

頻進二三日

徐云人參必同清熱之藥用便爲合度

小兒熱病最多者以體屬純陽六氣著人氣血皆化爲

熱也

雄按大人雖非純陽而陰虛體多客邪化熱亦甚易也

飲食不化蘊蒸於裏

亦從熱化矣然有解表已復熱攻裏熱已復熱利小便
愈後復熱養陰滋清熱亦不除者張季明謂元氣無所

歸著陽浮則倏熱矣六神湯九十一主之

秋深初涼穉年發熱欬嗽

雄按大人亦多病此

證似春月風溫證但

溫乃漸熱之稱涼即漸冷之意春月為病猶是冬令固密

之餘秋令感傷恰值夏月發泄之後其體質之虛實不同

徐云通人之言也

但溫自上受燥自上傷理亦相等均是肺氣受

病世人誤認暴感風寒混投三陽發散津劫燥甚喘急告

危若果暴涼外束身熱痰嗽只宜葱豉湯

五十一或蘇梗前

胡杏仁枳桔之屬僅一二劑亦可更有粗工亦知熱病與

瀉白散四十五加芩連之屬不知愈苦助燥必增他變當以

辛涼甘潤之方氣燥自平而愈慎勿用苦燥劫燬胃汁雄按

夏令發泄所以伏暑之證多於伏寒也

秋燥一證氣分先受治肺為急若延懸數十日之久病

必入血分又非輕浮肺藥可治須審體質證端古謂治

病當活潑潑地如盤走珠耳

沈堯封曰在天為燥在地為金燥亦五氣之一也雄按以五

氣而論則燥為涼邪陰凝則燥乃其本氣但秋燥二字皆從火者以秋承夏後火之餘燄未息也若火既就之陰竭則燥是其標氣治分溫潤涼潤二法然金曰從革故本氣病少標氣病多此聖人制字之所以從火而內經云燥者潤之也海峯云燥氣勝復片言而析是何等筆力然燥萬物者莫熯乎火

故火未有不燥而燥未有不從火來溫熱二證論火卽
所以論燥也若非論燥仲景條內兩渴字從何處得來
且熱病條云口燥渴明將燥字點出喻氏云古人以燥
熱爲暑故用白虎湯主治此悟徹之言也明乎此則溫
熱二證火氣兼燥夫復何疑雄按今人以暑爲陰邪又
謂暑中有溼皆鑿語也
徐洄溪曰此卷議論和平精切字字金玉可法可傳得
古人之真詮而融化之不僅名家可稱大家矣敬服敬
服

黃退菴曰先生乃吳中之名醫也始習幼科後學力日
進擴充其道於內科一門可稱集大成焉論溫暑雖宗

河間而用方工細可謂青出於藍但欲讀其書者須先將仲景以下諸家之說用過工夫然後探究葉氏方意所從來庶不爲無根之萍也

雄按葉氏醫案乃後人所輯惟此卷幼科要畧爲先生手定華氏刻於醫案後以傳世徐氏以爲字字金玉奈大方家視爲幼科治法不過附庸於此集皆不甚留意而習幼科者謂此書爲大方之指南更不過而問焉卽闡發葉氏如東扶鞠通虛谷者亦皆忽畧而未之及也予謂雖爲小兒說法大人豈有他殊故於溫熱論後附載春溫夏暑秋燥諸條舉一反三不僅爲活幼之慈航

矣

春盛夏溽秋熱霜新燥一又三不數欲其也之
 于臨雖氣小畏隨其大人豈育出終楚年區燃臨於
 蘭菊葉五收東并麟敵氣合香亦昔涼暑而未之
 而皆以保善晴此書為大式之於南更不設所聞
 大式寒顯然以保益去不設則書氣此其皆不其
 子次華月以飲習柔以以萬者利以以氣平平金正
 熱對葉刃醫藥以於人預詳此卷也其要暑氣大
 則於來熱不為辨其之辨也

溫熱經緯卷三